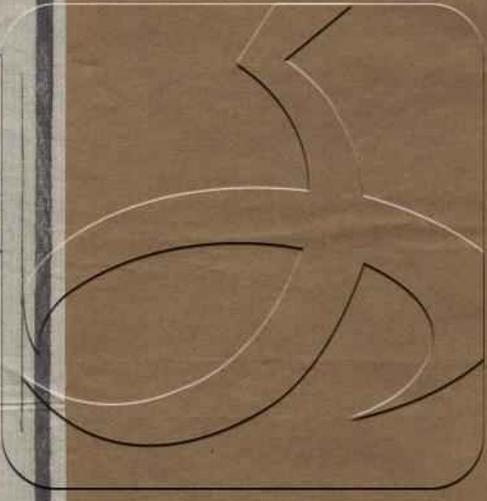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100
42
7

國朝文錄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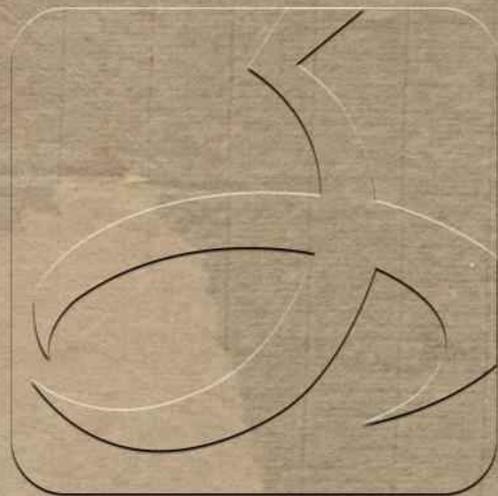
序跋類一

理學宗傳序



湯斌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為人本性之中五常備具其見于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于聖人也惟聖人為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其爲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已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諸儒中所自得道合心符鍼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授受于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帙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于一時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畧躬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于自私自利而其

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脩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儒釋之辨蓋吾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曰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而無閒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

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誠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能省察克治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絜長橫分畛域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湯斌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甚行毅然以孔子爲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空山脩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

先生登萬厯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閒大興鉤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旃爲之鳩衆飲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攘搶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資堅辭不應晚年移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書近指精義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

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倚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談學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闢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爲興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先生歿後三年門人彙輯詩文語錄爲若干卷屬斌爲序不敢辭謹述所見以附編末使讀斯集者有所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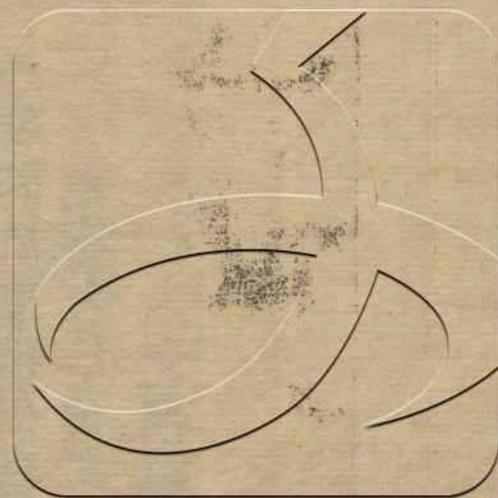
刑書纂要序

張玉書

自漢以後刑律代更至隋開皇中定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其法遂不可易唐律篇目一仍隋舊惟疏義爲獨詳宋與明實攬摭而損益之嘗考唐律所載律條與今異者八十有奇其大同者四百一十有奇而今之律文與唐律合者亦什居三四蓋其所從來者舊矣顧律文古質簡奧難以猝讀而經生家又輒視爲法律之書不肯深究迄身爲刑官乃勉強檢按取辦一時無惑乎學士大夫之能精于律者鮮也比奉詔旨審定律例忝預總脩因念律無訓釋易滋法吏舞文之弊特爲章分句析鉤索其隱深之旨而別白其辭之介于疑似者要歸于平允寬恕以期仰副乎廟堂如天好生之德意於時纂脩諸君皆一時人望而臨汾徐君文青爲之眉目

文青自為諸生時即嗜讀律瀾翻背誦雖專門名家不逮既
舉孝廉官中翰所至必以律自隨及遷西曹郎據律斷事益
伸其志其同脩律例也每樹一議設一難或援彼以喻此或
沿流以討源無不疏通證明折衷至當予與澤州嘉禾兩公
相依如左右手焉文青脩律之暇復著纂要若干篇出以示
予予讀而喟然興日記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
獄者求所以生之夫聽獄者求人之生即一人之獄以讞決
其輕重者也若疏解律義而求人之生則如衡持平如隄防
防溢務令銖黍毫髮無畸輕畸重之失然後刑與罪相準使
刑與罪稍有銖黍毫髮之不準則罪名不當名不當即不得
輒以其罪坐之而其閒可矜可原可減可索滅之故更為之
反復辨其情實而可生之路出矣審於律有可生之路而人

之得遂其生者甯有既乎因是而歎九章之律成於漢初唐
律及疏義成於貞觀永徽之際乃其後酷吏卒不絕於世彼
其人非敢蕩然盡舉成法而變易之也特用意僭酷故引律
皆刻深耳文青是編晰異闡微俾律無遺義所以解聽獄者
之惑而激發其怵惕惻隱之心者不啻錙于申之是雖有刻
深之吏亦當幡然省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其斯之謂與



王山長集序

施閏章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聞姓
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所限各以
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若出一手或憔悴苦吟
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足開有負才好事者躑躅鞅掌
沈頓於手版簿領之間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
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
其爲人也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俯仰好奇服金石圖
書之屬放遊山水所至與賢豪交歡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
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
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技浮屠之流往往狎游相傾倒
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述聲名未立亟爲推引盡其力乃

止其爲人也如此嘗與余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也多自成杼軸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板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累使然也風之始發也調調刁刁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沙石摧山湮谷河海倒流若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沈洋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連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歲釋褐浮沉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爲不得志也

古今五服考異序

汪琬

晉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兩漢猶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元王肅譙周之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拳拳於此勉齋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惜乎未及成書而遽沒也自晚近以來諱爲凶事往往棄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私行其胸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焉故作此考以儀禮爲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閒發明辨正雜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于其末孔子曰邱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況陋劣如琬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殆不無小補云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異今子之爲此考也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之曰非也蓋嘗三復喪服傳而

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曾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尙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爲從母小功而爲舅止於緦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絕緦於其旁親皆然而獨服貴臣貴妾可疑六也漢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中間雖有舛譌往往從而曲爲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察相知服制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衆議而稱制以決之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親也尊

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夫賢君察相因乎其不可變革者而損益其可變革者不亦善乎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徇今而不通乎古與好古而不協乎今是謂之俗儒君子弗與也客旣退遂錄之以爲序

高子遺書後序

汪琬

右高先生遺書十有二卷幾亭陳氏所輯以行者也洊經兵燹版燬不存琬嘗購求其本踰歲始獲以示四方諸門人咸欣歎以爲未及覩也有高生程者字象姚來從琬游因語次告之曰先生是書決不湮沒者也盍謀重鑄諸高生敬諾生蓋先生族曾孫也歸而傾橐中貲鳩工庀役有不足則鬻膏腴三十畝以佐之凡糜白金若干兩越若干日而始竣用以嘉惠後學其寓意至渥也歲之正月生復過琬門請爲之序

琬惟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間賢士大夫以鉅儒碩望著稱於世者肩項相比其學術粹精議論醇正者前則薛文清而止爾後則先生而止爾顧兩先生皆罹宦豎之禍文清僅而得免而先生不幸竟蹈楚纛沈淵之遺躅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此明社之所以遂屋而後之論者不免有人亡殄瘁之痛也琬自昔有志於學氣昏質篤迄今髮種種矣不能少加進焉少而聞先生之風壯而誦先生之書慨然想見其爲人煜煜乎若日月之麗天也浩浩乎若江河之行地也峩峩乎若嵩岱之與兩間竝峙也謏劣如琬仰窺俯測豈能極先生高深之所詣哉方仰止景行之不暇其庸敢妄贅一詞以刻畫摹擬之乎姑承高生之請具述重鐫顛末以塞其意以慰四方學者欣歎欲睹之情而琬又得以挂氏名於卷端竊自謂

深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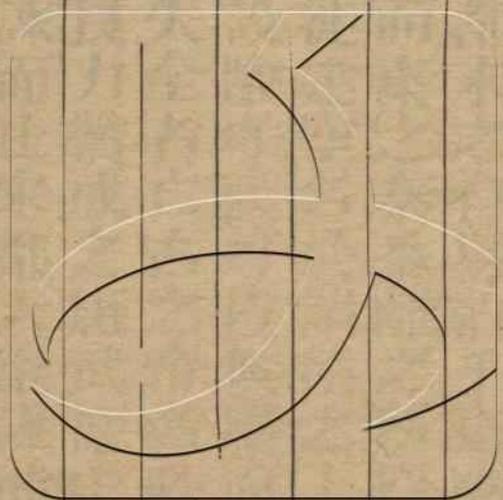
汪氏族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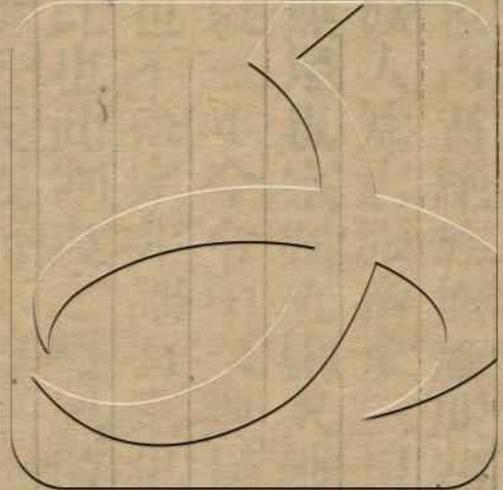
汪琬

宗法之亡久矣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何謂祖別子始爲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適世世繼起爲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大夫三廟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令之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貴且顯者以歲時旅薦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尺帛

而至於怨憤詬鬥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萃宗子與族人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爲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誣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爲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臘蜡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

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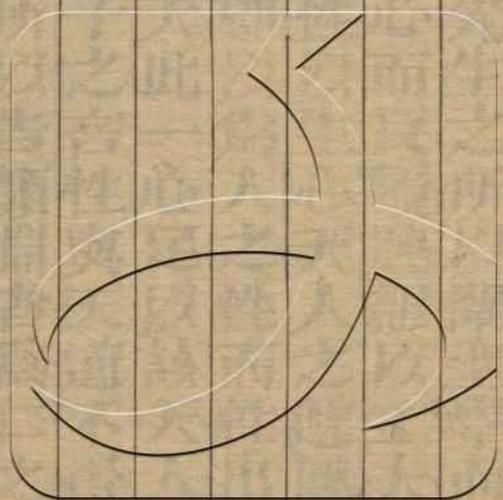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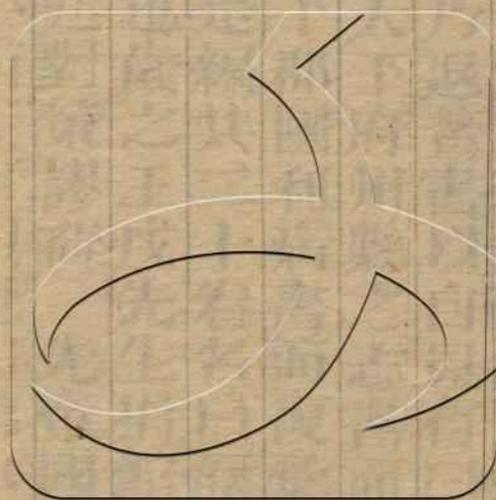
歷代宅京記序

徐元文

自古帝王維繫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計及萬世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周之盛也元公營洛以備時巡而豐鎬之故都未之有易洎乎宣幽王靈不替至於平王舉祖宗之故地而棄之秦黍離之所以降為王風也柳子厚謂周之亡久矣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夫以文武成康功德之在人宜若設險守國可以無庸而大勢一失不能復振豈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其以此哉漢婁敬之言賴張良力贊成之唐武德中遣使按行樊鄧將徙都焉因秦王之諫而止宋都大梁謀徙而弗果也太祖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其後果致偏安有識之士謂明成祖不遷北平則南都未可以二百四十年而無事由是言之天下

之勢自西而東自北而南建瓴之喻振古如茲於今為烈矣
 舅氏亭林先生天授高才繼古人絕學當明之末欲有所樹
 立迄不得試乃退著書以自見有曰肇域志者囊括一統志
 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縣之志書而成者也繼又摘其有關
 政事者為天下郡國利病書而復彙從來京都沿革之故參
 互考訂輯成是編共二十卷名曰歷代宅京記夙嘗請之而
 未肯出諸笥也歲之王戊先生捐館簡閱遺書則是編存焉
 念曩者 大廷對策謬荷 先帝國士之知先生勗語必有
 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
 後可以考古論今元文雖不敏請事斯語迄今三十年未之
 敢忘茲者恭膺 天眷承乏綸扉常恐有負先生之教下負
 所學即上負 聖朝因不揣固陋序而歸諸其嗣嗚呼在德
 不在險自古言之而冀都好風水之說顧出自朱子則先生
 是編固俟後聖而不惑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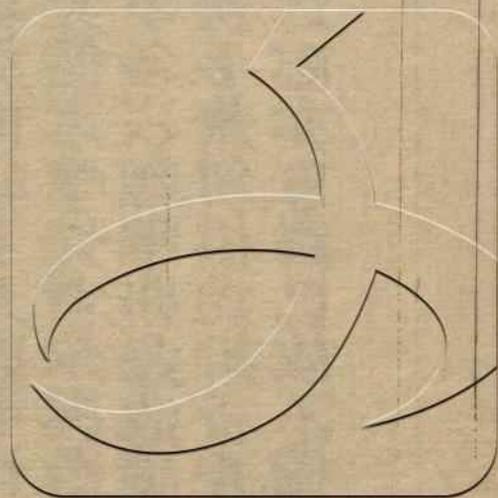
張仲誠先生講錄史學源流鈔合序

張仲誠先生講錄史學源流鈔合序

黃與堅

上蔡張仲誠先生講學於河南之游梁書院其門人輯其講語并溯流史學抄爲二十卷刻旣成仲誠以屬序余讀之蹶然起而歎曰先生之所以闡聖學而導來茲者至矣乎其所爲說本於存心而反覆施懸以王夫爲至要此立教之極也夫命以生性性以生心天人之遞屬而爲道也天以其道命於人天之性卽以爲人之性而性出而爲心以心復於性而後人以復於天此一心足以該天人之學孔子之所謂學者皆心學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得而聞獨與其弟子數言心次言仁顧所以告顏淵者爲仁之目在乎視聽言動則是人之耳聞目見手持足行無一而非心苟能存此心舉凡有形者皆可以收攝而爲性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仲誠謂存其

心卽是養其性豈非徹本之論哉當子思之世言性者邪說橫作不得不舉天命以言性要所以率性者卒屬之此心故曰戒慎恐懼又曰慎獨則舍工夫又安有所謂率性乎故言性不言心非道也言心而不言所以存心與夫所以操是心而存之者非所以爲道也一心之眇恣其出入莫可扞禦不可以爲心若執心以爲心出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出則又特於心不可以爲性先生所云欲於靜謐之時嚴加省察而又本之以致知雖當萬事萬物紛錯於前而此心湛然不少淆亂則存之固養之熟豈非心性合於一其爲工夫也又豈非以道問學兼之尊德性者乎姚江之學亦本致知然說主於頓悟學之者或至蕩其心而竊渺不知所歸宿仲誠則以心學全授之工夫雖已得其心而尙憂勤惕厲惟恐其或失世之學者率循於此如農夫之有畔行旅之有途可以確信而無惑其不至冥蹈擗趨而乖於所造庶幾古聖賢之域此其津涉耳顧中丞伊在先生延致先生於書院俾得竟其學而廣其傳其有功於世教不大與中州有湯潛菴耿逸菴張仲誠三先生精先儒之學先者余與潛菴同爲東宮講官與逸菴同官詹事各以職掌弗違造論今兩先生已卽世猶得與年友仲誠執手兼旬相爲辨析并得以斯編諦觀之少快其生平求道之志亦可喜已故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三魚堂四書大全自序

陸隴其

舊本四書大全予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複及未
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間其萬厯以後諸
家之說則別爲一冊不入於此依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
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或思索未定遇有他事
當酬應畢輒復思此嘗有一字一句盤桓於胸中數日然
後止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時雖粗知讀書
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
書皆未之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
者猶未盡燭其部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
後知向之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
實關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

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也者則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竝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愆於後也故嘗櫝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也皆欲得而觀焉或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始末以告使其知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康熙辛酉三月

陸桴亭思辨錄序

陸隴其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

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斷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之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歿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斷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

經之八條目為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余雖未熟識先生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即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記誦詞章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

功行錄序

陸隴其

聖賢之書勸善戒惡而已或以義正或以福誘而勸同或以義禁或以禍怵而戒同夫禍福之於善惡猶影之於形也君子衡理不衡數而其教人未有不兼言禍福也者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後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

以懼天下之不肖其見於經傳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君子雖不以欲福而為善不以畏禍而不為惡而夫子猶曰君子懷刑是以聖賢自勉而恆以不肖自防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君子與周禮司徒掌邦教以擾安邦國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三物以興之八刑以糾之月吉而始和歲終而受會鄉州黨族閭比之中莫不以時而讀法故其為教也有本有根博而貫簡而詳蕩蕩焉平平焉無細碎蔓衍之說而其時之人亦但以為道而不以為利知畏法而不知畏天吉凶休咎之說僅見於聖君賢相之誥誡而非所以為教民之具明明棗常絕地天通此其所以為盛也聖賢不作教化不明法足以禁顯惡而不足以禁隱慝惟天之報施終古不易以濟人之所不及而又不能無盈縮遲疾之異錯綜參互之變

原始要終不失累黍而當時鮮不以爲杳渺而不可知蓋禍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天者微而變直而彰者既有所不及而微而變者又不能以天下信則中人以下將無所畏而靡所不爲仁人君子能無憂乎不得已而博考古今述其福善禍淫之迹而備著其所由以明天道之必然家懸一律令於屋漏之中戶置一斧鉞於衽席之上使覽者惕然於心以去其所疑而堅其所畏雖其言若屑屑焉而離類析歸鈎深索隱略顯惡而嚴隱慝其察物也無遁形可不謂慎獨之助與宋之季也而感應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過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王道不明於上而夫子作春秋今雖萬不敢比是而意則庶幾焉此固非盛世之所宜有也

雖然既已有作則雖盛世有所不廢又豈獨不廢而已必將爲之敷暢其說擴其所未備闡其所未至以丁甯天下之耳目而唯恐其不信以從是亦仁人君子之所用心也膠邑李子孫奇所輯功行錄廣義余甚敬其用心之厚用力之勤也嗚呼士君子得志於時身任民物之責舉先王之教而大明之大綱舉萬目張無取乎細碎蔓衍之說而所以勸戒人者亦不俟乎天降之威福則是書可以不作今李子旣不得志於時蘊其意而無所發蒿目而不能已於言而又不欲其言之大且深以無當於流俗也乃取夫世所易信之書廣爲衍說平易樸茂不飾不文而勤懇曲至應規入矩期無失於聖賢之意而後已昔賢有云不爲良相則願爲良醫李子之書其亦世之藥石與假令李子得有爲之柄以行其所欲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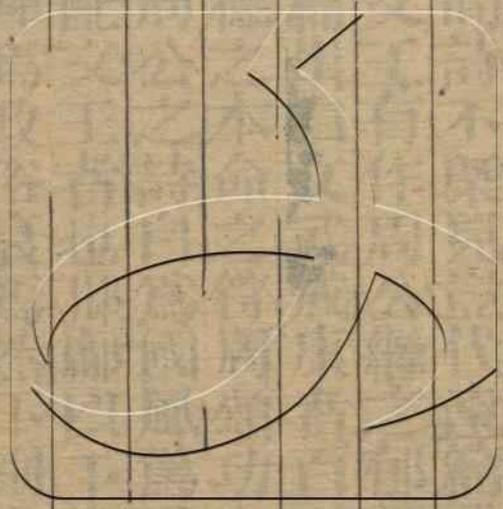
徒見諸空言其所就果當何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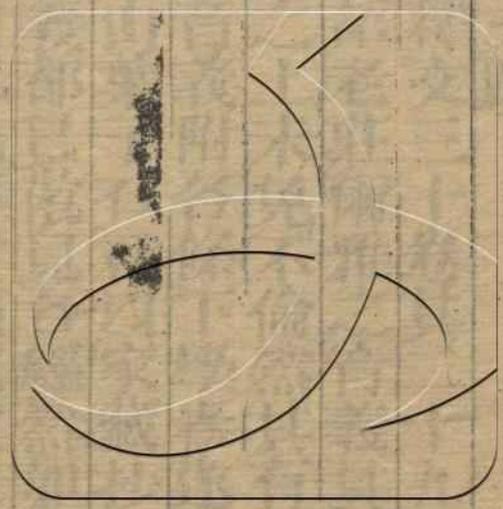
經典釋文跋

陸隴其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二十九卷則易書詩三禮春秋
 三傳孝經論語老莊爾雅之音義其一卷則序錄也雖其列
 老莊於爾雅之上未免不倫然其有功經傳亦多矣自刊諸
 經注疏者將音義附各條下學者遂不復見此書之全辛酉
 季春予在虞山葉子石君以家藏抄本示我始獲觀德明本
 來面目雖音義都已散見各經然如費氏之以易象文言附
 卦爻杜氏之以左氏傳附經范望之以太元贊散於八十一
 首之下先儒往往病其變亂古訓則此書惡可不存其舊耶
 惜乎世俗滔滔好古者鮮工詩賦者既視經學為迂闊學程
 朱者又以漢注唐疏為淺陋而古書日就湮沒不知注疏乃

程朱之所自出也孔子從周向拳拳於夏殷之禮孰謂漢唐
 諸儒之書遂可弁髦視之也哉





詩論之書漢河東學頭之取詩
詩末之理自出也其論詩之理

詩所序

李光地

古者學校四術及孔門之教皆以詩首為其近在性情察於
倫理而及其至也光四海通神明率由是也言志之義始於
虞興夏商之間詩不槩見豈代遠篇殘抑忠質之世發於文
者希與周自文王有作周公繼之郁郁乎文哉於斯為盛矣
今考三百之篇出自文武成康者百二南風之自也小雅治
之經也大雅德之本命之符周頌功之成教之至也其篇皆
以文王冠惟周公之詩自為國風為世業勤王家蓋周室之
所以安危上配文王者也邶鄘以下之為風六月民勞以下
之為雅王德降焉政俗衰焉然下則有撫已言傷之音上則
有憂國陳善之作蓋性情之不可遏文武之教在乎人心故
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且怨邇事父遠事君而其究歸於

思無邪者此也朱子鄭衛之說諸儒以爲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爲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夫然後可以極無邪之變矣惟節南山以下爲東遷楚茨以下爲幽雅載芣以下爲幽頌乃前儒所未定而今創說者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今觀大雅時世明矣小雅之亂而無緒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間爲篇才七十餘而出於幽者將三之二是豈足信乎孟子言誦其詩者必論其世今失其世則又賴有詩存而可以推而知旁引而得也既知得所之義然後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稱名蹟而不可厭也疊交複而不可亂也始於夫婦之細而察乎天地之高深發乎人情之恆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繁言四始之宏綱小大兼舉

矣夫子教人學詩近則在於牆面遠則使於四方要其指則曰可以興責其效則曰可以言嗚呼反之於身而可哉

書韓子原道後

李光地

韓子以博愛言仁程子非之謂舉用遺體也愚謂當合原性考之則知其言之精當不特無可議而已性者體也道者用也原性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義曰智曰信而七情在其外此韓子所以言性也愛列於情博愛爲仁以情言也有情而後有道中庸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韓子繼性而原道則言仁義者舍愛宜而何以故曰性者與生俱生者也情者感於物而生者也感物中節是謂率性之道博愛也行而宜也皆仁義之發性之用也是以繼之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道之名實固如此今次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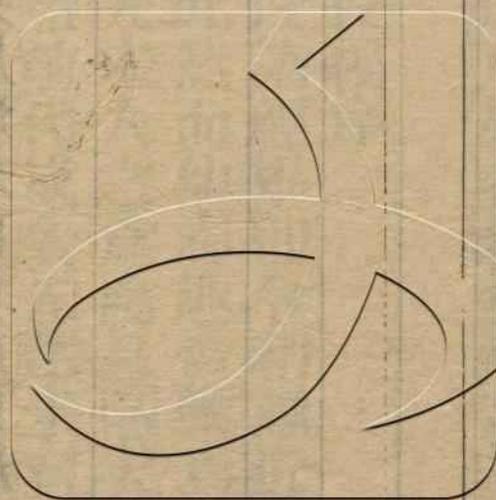
者先道於性故其章首仁義之云如無所根本者苟先讀原性以觀原道則可疑者釋然矣其篇次應更定以合中庸語道之序

榕邨講授編序

李光地

吾家子弟輩授諸經畢卽令稍誦近世儒先說理之文雖今之學者不崇此然而幼志趣舍繫焉吾懲夫晚出之爲俗驅未卅角輒已笑宋人之爲腐且陋矣此殊有關涉非特講解文字間也雖然前代成宏先輩未有不學此者也前代風氣之醇人物之盛必曰成宏自好異者不能改評也其時之講解文章出於是乎抑如後之出於子史雜書旁及異說者乎理詭於聖文詭於經古謂之不雅馴故未論聖人之理漢唐而宋合者誰也聖人之文亦未易與之並引而偶舉王守溪

以韓文成句對論語帖然也出是則配焉而不類然則後起之文非惡其采摭子史雜書以後代言語附於經也惡其不類焉耳詞句如此義理何如哉講解文字之所關涉如此趣舍何如哉此集所編是前輩以配經書者也故幼者講授自此始



學庸切已錄

徐乾學

學庸切已錄者程山謝約齋先生所著也歲戊辰先生冢孫
 修振來京乾學因得請是書而讀焉先生集宋元以來諸儒
 先之義疏斷以己意而成是書其篇首以為學術不明世道
 人心之陷溺皆由於本原不正本原不正則工夫不切工夫
 不切則功用成就適足為禍害先生之論可謂篤矣夫古今
 豈少才人志士自視不與凡子同流奮然思有以追聖賢於
 曩昔立功名於當世者而其所成就卒為異端雜霸蓋本原
 不正功夫不切不為躬行實踐而求之於宵冥恍惚以為道
 體不為蕩平正直而託之於詭譎機變以為作用其立心之
 始異於為己之學其於理也既有所蔽而其於事也為謬不
 可勝言矣且學庸之為書著於令甲童而誦習尙奇務博之

士貴遠而賤邇恆在所忽薄章句或問之說以為淺近搜索
隱僻苟為別解自詡非秀才舉場之所見聞吾不知其所成
就竟何如也宜先生之汲汲為是書也抑大學中庸漢以來
在戴記之中自宋仁宗書中庸賜王堯臣書大學賜呂端說
者謂自此已開四書之端張橫渠少無所不學當康定用兵
時上書謁范文正公言兵事公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
因勸讀中庸當程朱未興之先而仁宗之為君文正之為相
知中庸之切已若此獨奈何先儒闡揚大著之後而猶有漫
然置之顯然倍之者哉此先王之書所以為世道人心慮至
深遠也因序之以歸修振修振矯矯自愛好學工詩歌古文
詞噫先生之徽音邈矣流風餘韻猶幸見於其子孫焉斯其
人予固樂得與游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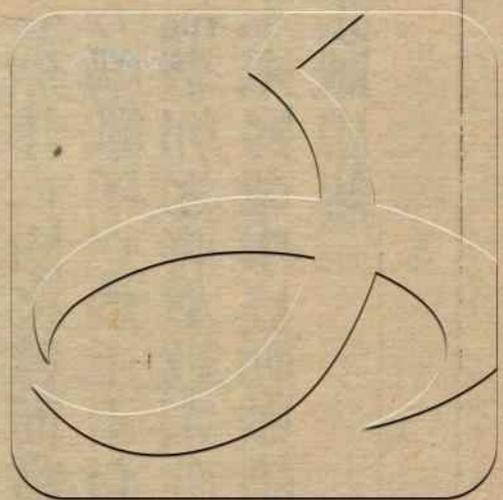
明史藁流賊傳序

王鴻緒

盜賊之禍歷代恆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而極矣史冊所
載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永樂中唐賽兒倡亂山東厥後乘瑕
用兵頻見竊發然皆旋就撲滅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幾危
宗社而卒以掃除莊烈帝勵精存為視武宗何啻霄壤而顧
失天下何也明興百年朝廷之綱紀方肅天下之風俗未澆
孝宗選舉賢能布列中外與斯民休養生息者十餘年仁澤
深而仁心固元氣盛而國脉安雖以武之童昏亟行稗政中
官倖夫濁亂左右而本根既非盡撥宰輔尙多老成迨盜賊
四起而王瓊獨典中樞陸完彭澤分任閫帥委寄殊專旁撓
絕少以故危而不亡莊烈承神熹二宗之後神宗晏安養癰
熹宗暱闇僂士元氣盡澌國脉垂絕向使熹宗御厯復延數

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也幸而莊烈繼統銳意更始用人行政煥然一新然當是時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志勤宵旰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尙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尙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羣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卽佞勦撫兩端茫無成算至內而九卿外而督撫救過不給大率有規利自全之心其或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而所任爲闡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卽戮一將噫一城卽殺一吏賞罰大明而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海臻政煩賦重外訐內叛譬之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

並發厥證固已甚危而所用之醫良否錯進所服之劑寒熱互陳病入於膏肓而無可救爲家督者復強起自治則其身雖欲不亡豈可得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如人之亡於疽毒者其致亡之本亦不在於疽毒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禍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閒未覩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徇悲夫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勦賊諸臣傳中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



食貨志序 明史

記曰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明初沿元之舊錢法不通而用鈔又禁民間以銀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劭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餼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田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強之兼并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入左藏中涓羣小橫歛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汗萊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內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復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農桑而不在行鈔法也夫疆本節用為理財之要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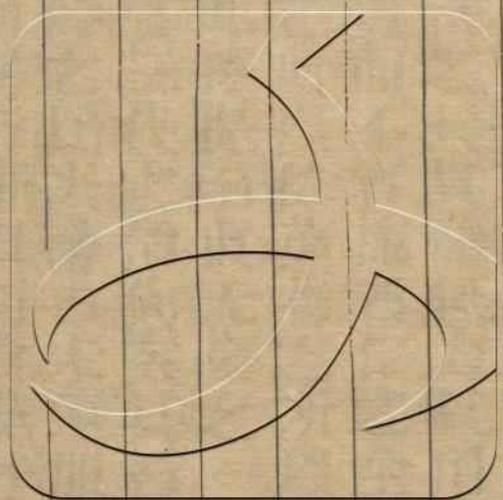
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於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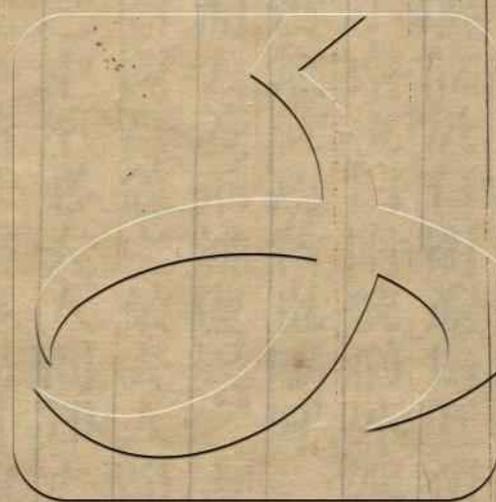
刑法志序 明史

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爲出入宋採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敕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爲條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爲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僞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

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爲具文由此奸吏軌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取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句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慙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畧而以厥衛終之厥暨姓名傳不備載列之於此使有所考焉

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及其退而講學於金陵也
以衛道爲己任崇正黜邪信從者愈衆遂以其餘閒著學統
一書斷自鄒魯訖於有明釐爲五類曰正統猶族之有大宗
也曰翼統猶小宗也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族
矣名爲統而實無統焉者也嗚呼一出一入蓋其嚴哉三代
以下微言絕而大義乖雜與異之害道者不可勝計然異者
創爲奇表而明樹吾道之敵夫人而知之也雜者挾持偏僻
而陰竄吾道之中不必夫人而知之也故辨學統難而辨雜
之戾于正也尤難昔子雲擬易仲淹續經論者至比于吳楚
僭王誅絕之罪蓋亦惡其雜耳先生深造自得與朱子之學
較詳行其說於天下人心風俗不大有裨乎振裕非敢自謂
得與於斯文也幸附桑梓之末以書屬爲序辭不獲命遂陳
其梗概如此云





孝經衍義序

韓 菴

臣按孝經一書蓋萬化之權輿六經之統會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其五常之德而仁爲之本仁者人之所以生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其體無方其用至大而愛親之一心乃仁之發端最真而不容掩者仁之全體大用皆已具諸此推而言之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元會運世之所以循環而無間皆此孩提至真无妄之一心充塞徧滿維持不敝而然也夫唐虞三代之治尙矣其君皆躬秉神聖之德積純孝之行而其時之民去醇古未遠服於其化安於其俗目擊而心化不言而躬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父安其子兄友其弟和氣洋溢嘉祥順流暴民不作兵革不試寒暑時年穀熟庶草蕃百物遂一孝治之所感也周衰王道不行教化微缺

愛敬之誼衰而篡奪之風熾邪說暴行雜然並作而無父無君之禍且浸淫于天下孔子布衣不得居得爲之位乃起而扶絕業存大義贊周易以明天道刪詩書以維王迹述禮樂以明人情之本然而猶以見諸空言不如託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起而作春秋春秋者爲爲人子爲人臣者而作也其稱文也婉其指事也微筆則筆削則削弟子不能贊一辭蓋有不知其意之所在者退復與門人質言王道之本明百行之原而孝經作焉故曰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先儒以爲魯哀之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作孝經然則此書之作固與春秋相表裏者與是故先王以孝治天下明其爲至德要道故知道其道者之非道惟此之謂要道德其德者之非德惟此之謂至德別之以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庶五等之差正之以士農商賈四民之業習之以冠昏喪祭之事養之以粟米麻絲果蔬魚肉之常明之以禮樂政刑教之以愛敬和睦謹身節用寡過之利使知先王之道不過如是而于天下後世之竊爲仁義道德之說者已大爲之坊嗚呼此其作經之首之深切著明者也抑又嘗論之自良知之說昉於孟子後之學者遂欲直見本性幻妄一切以入於清虛寂滅之學而不自知然孟子已以愛敬之真心實之矣孔子之言性也不概見既繫之於易之十翼而更切著之於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直從孩提發皆中節者以顯夫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放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而約之在一舉足一出言之閒出之無勉強擬議之煩而操之有戰戰兢兢臨深履冰之懼昔人以爲春秋孔子之刑書孝

經孔子之教書而臣則曰孝經孔氏之性書也其關於學術人心豈細故哉臣之仰窺是經之旨者如此若夫諸儒之說自正義而後亦無慮百家臣今一以朱子之說爲宗而後之學者能不悖乎其傳者則綴其言之大畧次于篇端

讀禮通考序

韓 奕

禮緣性而作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禽鳥鳴躅不忍其去斷竹續竹不任其哀先王爲之禮以謹之緣戚而致敬始質而中文蹈常而窮變學要而煩目申其創痛而曲遂其安以爲人道鉅轄於斯孩提之真不終則隄防立決而其餘無足觀者故禮事無大於送死自教化寢息倫紀隳壞素冠之詩刺不三年而晏子居喪盡禮猶致疑於其家老况後世乎蓋自漢以來喪服短于上而奪于下尋亦知

夫短之奪之之非矣然或其禮略具而儀不稱或其儀具而情不稱短于哀而奪于心與夫短之奪之一也而二千餘年之間非無賢君之釐飭學士大夫博文好古之家亦多所考定未可謂古禮之亡亦幸其書故在日出而愈詳顧恐其多而易散也網羅比次苞并總統成歷代之完書爲 國家議禮之助以枝柱補綻人心之缺墜君子之責也吾師健菴先生愛禮者也尤謹持而篤行之居兩大人憂哀嚴著存纖悉衷于古而可法三年閒所讀皆禮也而書日博以核因編輯喪禮通考凡九十卷經以三禮而緯以史本於王朝而達於野始於皋復而訖於窆謹於大經而致曲以立文詳於故實而存俗以紀變一節罔漏一言罔遺以勤此書也欲人子交盡無憾於心以滿分殊理一大公之量將由夫君子與備物

以賁如將由夫野人與竭情而誠若貧者得稱其財贏餘者不至侈而無等適宜可以割私附義可以起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書之志也夫

重刊文章正宗序

韓 棻

六經以後之文其盡合於經乎蓋六經之旨簡嚴易直而天下後世之事理無弗備白餘作者代有粲然故其文不勝載夫文亦視乎其人耳其人而為正人焉者則其為文必合乎經其文之足傳審矣其文而詭乎經則其人必非正人獨其文亦自成家往往能盡其材而出其奇怪瑰麗以震乎當時傳諸後世雖質之聖人固已離而亦未嘗不與尊經者並存而不絕也而人心之偽日浸淫矣此西山先生集錄自周秦迄漢唐之文而必以正宗為歸也正宗云者以其文之足傳

而錄之則必以其人之足傳而錄之若人不足傳其文雖工亦列在附注姑存之末而不得與乎正宗之目嗚呼何其嚴也義例既嚴而尤必以致其用為大若辭命則秉筆代言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而辭氣從容溫厚藹然有訓誥誓命之遺者也若議論則身心性命道術師儒之理以及政治如禮樂職官刑罰兵戎宗室寵佞暨乎都邑寢廟災祥諸事又皆識其元本而因時敷錫曲當事情者也其序事則或一人或一事或節取或全錄皆反覆委折博而篤者也詩賦則憂喜哀樂感激怨懟各見其情而即物寓志無非孝子忠臣之心者也夫此四者作者亦每變而求工矣然至詔令而以偶儷為體則病其失之華也論辨敘述極乎縱橫名法則病其失之譎也吟咏無六義之法而比於綺靡則又病其失之淫也

是則每變而愈失其正矣而是編盡黜其失而得其源流夫亦兢兢乎慎取之至矣而其所以直追六經者非必舉某篇之爲合某經也惟自爲其集而發明聖賢更相表裏故其文垂數萬言而直如一人之說雖椎輪大輅已非其始而三代深醇渾穆之氣猶流衍澌澌而不可以盡也則又何必辭命之不書議論敘事之不書與春秋而詩賦之不三百篇乎哉是編卷幅甚繁書肆久無善本會李子翰熙校訂付刊以便家塾請序於予予因揚挖正宗之旨以勸學者夫豈無童卯讀書誤於其本而致汨沒其靈府者乎曷亦循斯編而孰之復之其庶幾爲學之有本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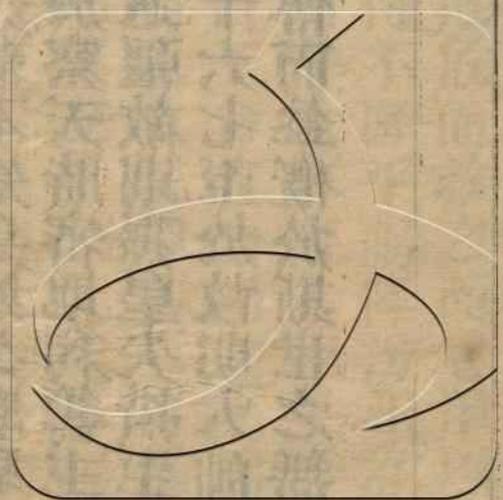
書蔡忠襄傳後

儲方慶

余爲清源令時會朱龍叛延安失守 朝廷遣畢將軍討之道出清源城下由汾州渡河旬日捷書至朱龍竟走死蓋太原汾州平陽三郡皆與秦接壤者也平陽當關陝衝故論秦晉地形者以平陽爲要不及於太原然由汾州渡河窺太原郡城較捷此李自成入晉故道也將軍其知之矣清民爲余言自成入晉時道出汾州過清源至晉祠止宿一夕縱兵攻太原郡二日而城破藩王文武將吏殲焉余竊怪晉地山河表裏非倉卒可拔自成引烏合之衆百里而趨曾不頓舍犯兵法大忌然自河上至太原不過數日而全晉陷沒莫有率一旅捍禦之者以爲不可解及來京師見吾鄉蔡忠襄傳敘李自成入晉事時忠襄撫晉禦賊於河上自成破榆林而東

反出公之背公舍平陽趨太原平陽不守太原亦隨陷公死之蓋公之師於河也守在外者也而不虞賊之出其背賊出其背則根本危危而救之而卷甲以趨彼平陽士民以爲公舍我去矣安得不降平陽降汾州亦降此乃自撤其藩籬太原孤城可得而守哉傳言公在平汾時按臣汪宗友馳羽書促公又重以晉王命故公歸太原爲堅守計夫封疆大事舉足動搖則人心渙散誠知其不可雖臨以天子之命有所不從而況於藩邸僚友乎公此時不歸太原固守平陽絕河津賊必不敢圍太原太原之人倚公爲外援亦不至敗亡如是之速而乃奔命不暇輕於進退顧如是傳又言甯武鎮將周遇吉與公相約死守公死太原遇吉亦死甯武卒不負公約公誠知遇吉可用何不以太汾北道之河令遇吉守之以當

破榆林之賊而已堅壁平汾間聯絡聲勢互相應援自成雖欲渡河其道無由計不出此而坐失天險退守孤城徒使勇將畢命於行間雄藩僂辱於仇敵其亦可哀也已蓋明季承平日久士大夫茫不知兵如公馳騁戎馬中肯以身徇國者卽不多得至於察天時審地利籌主客之算定攻守之謀夫孰能之故卒遇彊敵則張皇失措至於如此也方余在晉時得之傳問者十六七至於故明大帥失算事未嘗不搯腕太息今合以公傳而益慨於斯世之無人也要其忠義大節固不可泯泯矣



朱文公文鈔序

朱彝尊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者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讐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朱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朱子之文原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為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朱子之文之謂與朱子集凡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十卷大約論學之書為多

而予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爲學者入德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其不爲朱子言之亦可信已

感舊集序

朱彝尊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餗盃多宜德成化歛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厯密所製至或下勞僦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栝椹盡失而景德鎮近日餗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餗盃爭

視之萬厯窠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歛識者倍蓰焉至於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恆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遊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樵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詠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

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
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盜盃者耶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
者龍文五彩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尙也而有識者莫或
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鬪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
耳

日知錄序

潘耒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
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
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世其言足以
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詞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
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
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
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疎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
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
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閒有豪雋之士不安於
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
其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

數然其人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甯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
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
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
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
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
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
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簾
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嘗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
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証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
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歛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
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
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

先生為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
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
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嘆禮
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為深切著明
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
三百年來殆未有也末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
從其家求得手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尙
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未
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
舉昇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
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
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錄

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
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
之精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
之意也

寇事編年序

潘耒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
亡於懷宗邊患如土木之蒙塵倭幸如彬甯之亂政奄寺如
振瑾忠賢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於流寇懷宗非
失德之君流寇亦可辦之賊而日莫月滋舉天下之全力莫
之能制此豈獨一機一策之失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略言其
故厥有多端一由於守令貪殘明之末造政以賄成親民之
官莫肯畱心撫字但知剝下媚上以取陞遷民不勝誅求則

羣起而爲賊賊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驅之者也一由於大吏
玩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
起蔑視爲不足平及其方張則爭言招撫曰姑撫之而修我
戎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而不爲之虞閒有才能練達者又
意見不協文法拘牽莫克奏功一由於武臣驕蹇三百年來
武途積輕文臣率奴隸視之一旦有事以爲迫而用我其庸
鈍者既選輒畏縮卽知兵任戰者亦養寇自封督責之急不
得已力鬪取一捷卽高壘自便策調不前三者皆寇之資也
而其根本則在於朝臣植黨而營私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
人之媚已者親之異已者憎之所親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
問其能勝任與否惟用以快恩讐主上用一能臣則羣而咻
之商一良策則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爲之主宵旰焦勞於

上而愈理愈紛愈撲愈熾卒致國亡身殉而後已故曰去河
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痼疾成者不可療木心蠹者不可扶
豈非百世之炯鑒哉凡爲史者將以明著一代興亡治亂之
故垂訓方來明亡於流寇蹂躪遍天下自起至滅二十餘年
是宜有專書紀其始末亡兄有意編纂明代之書先師戴耘
野先生爲之分任寇事崇禎一朝無實錄取十七年之邸報
與名臣章奏私家記載採輯成書用編年體排日繫事不漏
纖毫依司馬溫公先叢目次長編後通鑑之法甯詳毋略甯
瑣毋遺提綱綴目有條有理自延綏起事迄西山餘黨之滅
凡十八卷吳梅邨先生作綏寇紀略既刻成有以先師之書
告者購得數卷嘆曰志寇事自當以編年爲正恨見此書晚
耳先師既沒未求得其稿崑山吳修齡以爲太繁少加刪節

附著已見頗有發明一展卷而冠之出入去來盛衰分合燦
若列眉實史家之要書也覽者詳考焉而見當時禦賊之方
何者爲得何者爲失若覆敗局而審算之一一可了其細故
蓋不可勝言茲特論其大者揭諸簡端以爲力殺賊不如使
民無作賊欲安民必先擇吏擇小吏必先大吏欲外臣公廉
必先廷臣精白此端本澄源之論閱是編者重念之哉

樸學齋藁序

潘耒

凡天下制作之事莫不有材焉有法焉榿楠杞梓竹石瓦甃
宮室之材也規畫措置各得其宜者法也牲牢魚鳥蔬果稻
粱飲饌之材也烹調劑量和其味而適於口者法也徒材不
可以爲美徒法不可以致用文章亦然經史百家天人理數
章程典故草木蟲魚何一而非文之材翦裁運用起伏開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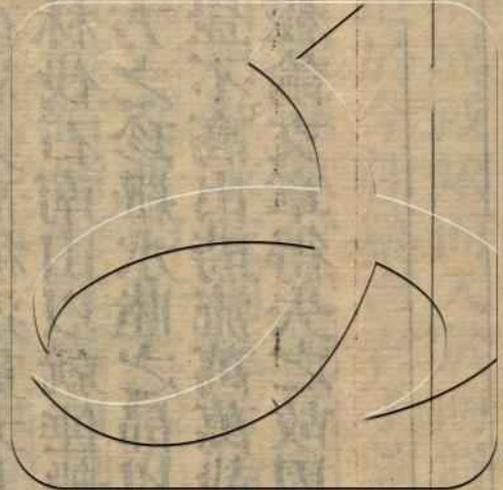
變化錯綜何一而非文之法古之作者未有不厚積其材深
研其法而能以文辭名世者也明之末造學士大夫大率誇
多鬪靡爭新尙異或矯而入於晦僻或放而趨於繆悠其中
繩度者甚少迨於今朝纂言君子頗覺其弊思救之以雅馴
之文五十年來家誦歐曾人說歸王文體寢趨於正然而空
疎淺薄之弊百出惟求波瀾意度彷彿古人而按其中枵然
無有是可以爲古文乎明季之失在法不足譬之堂寢樓閣
填塞錯雜而陳羹宿齒瘴腥滿前也今人之短在材不足譬
之竹籬茅舍位置清疎而一覽無餘烹葵燒筍鮮潔可餐而
詫言天廚玉饌莫我若也二者交相非而不足以相尙苟封
己而自足畫地而不前則過矣林子吉人閩士之傑出者少
以才學鳴於其鄉歆然不自慊負笈來吳從汪鈍翁遊講古

文之法復之都門與諸賢公卿豪雋之士上下其議論見聞
博而蘊蓄深故其文詞清醇典雅文質相宣矩矱有餘而精
義不乏固不徒守其法而有意乎儲材者以林子之年力志
尙誠能殫精研思窮高極遠貫天人以爲學羅古今以爲資
譬若採木鄧林伐石南山以就倅般之繩削而千門萬戶無
不可營出尙方之珍羅水陸之品以供易牙之烹飪而天下
之至味具焉豈不高出時流萬萬哉林子自國門歸不鄙余
而枉存之爲極論文章得失之故因序其集以廣其意焉

五七言詩選序

姜宸英

文章之流敝以漸而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而流爲
 衰世之文戰國繼之短長之策孟荀莊韓之書奇橫恣肆雜
 出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習泯焉無餘矣此一變也自是先
 秦兩漢文益奇偉至兩漢之衰體勢日趨於弱下逮魏晉六
 朝而文章之敝極焉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殆貞元大
 儒出始倡爲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朴力芟六代浮華之習
 此又一變也惟詩亦然自春秋以迄戰國國風之不作者百
 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苟况和之風雅稍興此亦詩之一
 變也漢初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以五言接三百篇之遺建
 安七子更倡迭和號爲最盛餘波及於晉宋頽靡於齊梁陳
 隋淫豔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



閒作者全起大雅復陳此亦詩之一變也夫做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誠不難矣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即古也戰國之文不可以為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為史漢明矣今或者欲徇唐人之詩以為即晉宋也漢魏也豈學古者之通論哉譬之居室然今有富人之室其子孫不能整理日即於壞廢後有富人者居之閉閣崇如墉垣翼如非不霍然改觀也然循其涂徑而非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夫六朝之頽靡固亦漢魏之支派也唐人之變而新之其霍然改觀固然矣無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以復識者乎故文做則必變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默運於所變之中者君子既防其漸又憂其變也新城阮亭王先生之五言詩之選蓋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

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為畛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於柏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於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乎不為異論所淆惑矣集中分別部次具有精意已具先生自為凡例中不備述

王黃湄給事過嶺詩集序

姜宸英

今京師以詩名家者稱兩王先生其一為新城阮亭少詹而

一則邵陽黃湄給事也新城詩最富成集者數種牢籠百氏不名一體於是海內稱詩後進各隨其意之所指而趨之皆能自標風格有聲於時然新城數稱邵陽給事詩不去口嘗令其從學者往就之甲子歲大比給事奉文典試粵東事甫竣而新城復使祀南海兩人所過畱題山程水驛登臨宴賞酬和之作落筆都爲人傳誦嶺表詫爲盛事比新城北旋予告歸省而都下之言詩者乃專歸邵陽過嶺集者其奉使往還時所作也維古之君子一出入不忘其君而古者諫無專官行人輶軒所至采輯風謠上之太史則十五國之風所爲褒美刺譏以感諷乎君上者莫不有諫之義焉當給事之往也楮墨流傳達於甲帳主上數對羣臣嗟嘆其才以今廟堂之宵旰求治而所取於給事者豈獨以其文辭之善哉

意其平日敷陳披對讜言正論必其稔然有當於聖衷者故因詩而知其志之所存宜也然則給事之詩之志正其所謂不負所學而已是集所錄雖僅百餘篇其藹乎忠孝之情何其不殊於風人之旨也天子誠得而諷詠之則蠻荒萬里之外民風土俗政治得失可以一開卷而瞭然於心目之間其爲益豈不大哉新城前示予粵游諸咏余覽其大意粗不相遠而給事諫官也故予於是編尤致意焉若其鋪陳排比腴詞逸韻爲學士家之所愛賞摹擬而不能釋者此夫人之所共知而予顧有所不暇盡述者也

州泉積善錄序

姜宸英

客曰古人謂陰德如耳鳴已可得知人不可得而聞今積善錄之刻何居曰此其故人八十歲翁朱絃氏之所爲也曰然

則非吳子之意乎曰使吳子而獨行仁義不求人知終其身而已謂之非其意可也夫吳子不忍人之饑寒疾困既已以其力之所及濟之矣其所不及濟者有人焉亦以其力之所及者濟之如吳子吳子不將視如已出乎則是書之行於世也雖謂吳子之意矣而不可曰亦有說乎曰吾徵之孔氏矣昔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遺其金孔子曰君子之舉諸身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者非獨適其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不廉不受則後無復贖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夫受牛貪也不受金至廉也孔子之於二子其所與如此而所見非如彼甚矣聖人之樂善無已也苟其可以

誘人於善也利且不避而况於名乎昔宋富鄭公於青州趙清獻公於越州賑荒之法一時名儒皆爲文紀之而元之何長者至微末也胡汲仲亦爲文具述其事此錄所載賑荒施藥救災助喪施棺諸事皆有良法可守後人倣而行之爲利無窮君子之與人爲善也不獨從而稱道之又以其法之不可沒也復樂書其事以貽之後焉苟曰是嫌於名與利而避之見之者亦曰是近於爲名近於爲利吾無述焉是利也非公也宜爲聖人之所不取矣吳子名之振字孟舉浙之石門人博學善文辭方需次京職有重名於時云

書呂氏春秋

姜宸英

作此者其墨之徒與中多引用墨者之言常以孔墨並舉其言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城陽君弟子徐弱止勝死城陽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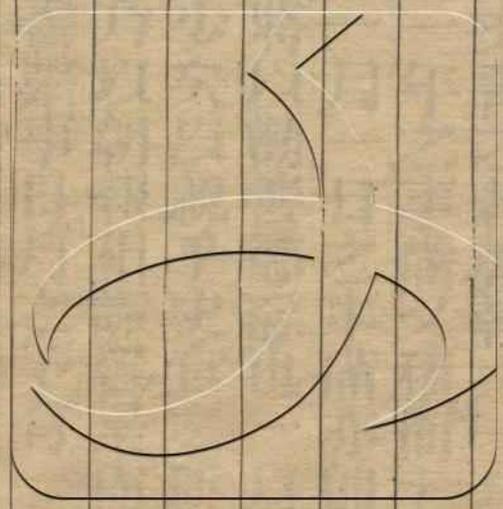
之難曰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勝曰不死求嚴師賢友良臣必不於墨者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孟勝死弟子從之者百八十三人而終屬鉅子於田襄子墨以不亡觀此知墨氏師弟之間所以固守其家學頗有似於後世講學者之營立門戶而道德之為天下裂久矣墨氏之葬以薄為道余讀其節喪安死二篇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招之墓也若親觀驪山之事而言之者又蕩兵篇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因用兵喪國而偃兵是猶因嗑而廢食因溺而廢舟慎勢篇觀於上世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至他所議論固多戰國餘習然為書既富先王之格言善制猶往往及焉而始皇行事無一不與之相反諸儒之相驅而就坑以盡也亦其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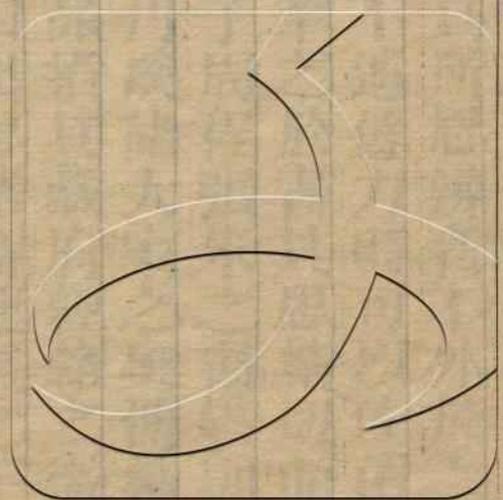
重刊思辨錄序

張伯行

予既編輯濂洛關閩之書以示學者而於古今著述之家有一言之幾於道者皆欲表而出之以為羽翼爰得梓亭陸子思辨錄一編愛玩不釋手乃重訂以行於世而為之序曰內聖外王之道燦著於六經折衷於四子而發揮闡釋於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後之著書立說者非淺陋卑近則淪於空虛入於邪異師心自用叛道離經謂之不知而作可也故有志聖賢之學者惟取六經四子與夫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虛心學問俛焉日有孳孳而著書立說不惟不可亦不必也雖然中庸言博學審問而即繼以慎思明辨者蓋思之欲其慎然後體之於身者精切而不浮辨之欲其明然後措之於事者詳密而不紊斯能收學

問之功以為篤行之地此陸子思辨錄之所為作也陸子隱居講學無當世之責任而內聖外王之道存之不忘於心談之不離於口其所思辨者不外於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旨而補苴張皇不遺餘力時可以佐佑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旨之所未及筆之於書其思精切而不浮也其辨詳密而不紊也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譬則神農本草黃帝內經長沙河間東垣丹溪諸大家之奧博精深也得陸子為之別其溫涼升降之品指其藏府經絡之微釋其處方用藥君臣佐使之宜而又自出思緒審運氣之不齊酌方土之各異務使用之者可以砭膏肓而起痿廢則陸子之為人心世道計者至深遠矣豈與夫師心自用畔道離經漫欲著書立說者比哉或以陸子為朱子後一人則予不敢知然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思之辨之既已有素不可謂非正學之干城也且既以思辨名書則即以陸子一人之思辨發天下後世學者之思辨亦何不可之有故序而刻之





春秋綱領序

朱軾

王介甫不知春秋之義比之斷爛朝報吾謂朝報所報者朝事也知朝報則知春秋矣朱子謂孔子當日只欲備二三年事故取史文書之若朝報則一日備一日之事一月備一月之事積而一年之事備又積而十年百年之事備是亦一春秋也然則一月一日之事備亦即一月一日之春秋也曷取乎事之備將以勸善懲惡也一月一日之閒善足以勸惡足以懲者不少矣以視乎史官之所書其文無以異也而介甫之詆春秋乃以朝報相詬詈是尙不知朝報烏足與言春秋乎編年之書繫事日月之下有一事而散見於各年各月者有數事而相爲本末者見其始昧其終覽其終遺其始此斷爛之譏所自來歟記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謂學春秋者

必聯屬其詞之前後比合其事之異同什百千萬如一句一字而後上下四旁包羅膠轕源流經緯一以貫之此孔門相傳春秋之教也介甫不知春秋之教而咎經文之闕失以爲斷爛謬之又謬也蓋自三傳各立例類而春秋之旨晦唐啖助之徒稍刊舊說宋大儒劉原父胡文定相繼辨論歸於中正而於春秋立教之旨猶有未協者皆由張皇大聖人假賞罰之權爲筆削必有深意存乎其間不知其事其文之外別無取義也吾友靈皋先生自言讀春秋三十餘年所見與先儒杓枒者不一而足因以所著綱領若干篇示予予受而讀之覺向之輾轉牴牾而不安者今乃不待研求而瞭然心目之閒蓋春秋之真始出疑者謗者無所置其喙惜乎王介甫之不及見也

史傳三編總敘

朱軾

史傳三編者予與少宗伯蔡聞之先生所訂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列傳也自司馬子長變編年爲紀傳後之作史者因之凡傳一人必叙其人之所學所守所言所行所值之時所居之官原始要終無虛美無隱惡而後加之褒貶以爲勸爲懲猶用藥之按病證折獄之比罪案舍此不能臆爲論斷也今考史記所載帝紀世家列傳凡百有十二卷而儒林循吏以類爲目其他名公鉅卿或分或合其義例蓋有取焉漢初儒者不概見所傳惟文景閒明經數人然等孟氏於荀卿列子貢於貨殖其所謂儒蓋可知矣汲黯與鄭當時合傳而王陵之戇直僅附見於陳平世家子產公孫休孔子孟子之所稱述而與石奢李離同列之循吏毋怪後人之議其疎略牴牾

也夫以馬遷良史之才父子相繼勒成一家言猶不免疎略
牴牾之譏他無論矣聞之先生嘗與予上下二千載中學術
事功之真偽純疵於聖人是非之義未敢自信爲有當然如
黃老之害道游俠之亂政必嚴加退斥斷不敢附會史氏以
疑悞學者是則予兩人之志也於是與同學諸子商榷纂輯
錄兩漢至元以儒稱以臣顯以吏著者若干人各爲一傳事
皆本諸舊史而詞之游者刪之義之疑者闕之其嘉言懿行
見於他書者采而益之蓋安溪李君世幽與其從子立侯南
城張百川南靖張季良漳浦藍玉霖爲之草創而討論折衷
聞之先生實總其成予不揣固陋閒出其一知半解與相參
酌書成析爲十有八卷顏曰史傳三編或云蓄之爲德行發
之爲事業論道經邦宣猷宰化莫非性分內事今區而別之

爲名儒爲名臣爲循吏使人疑儒術之迂疎而謂卓然樹立
者皆適逢其會非有所本而爲之其可乎予曰天德王道原
無二致然淺深同異視乎其人士元才絀於百里黃霸入相
功名滅於治郡申公轅固生以宿儒應辟卒無所建白而去
此由氣質之稟於天者不能無蔽是以優於此絀於彼見知
見仁各隨其性之所近自非聖人欲其體備而用周也難矣
我皇上以天縱之資豐豐翼翼用人行政一本於欽明緝
熙之學又日進內外臣工教以省身克己存誠主敬之道而
程能課績雖有不逮苟其中無他必寬以自新之路是以人
思感奮爭相濯摩臣品官方彬彬日上顧日月漸摩者 聖
主之所以立教也夙夜寅畏者臣子之所以自勵也有不能
者才之稟於氣無不備者性之根於命也惟格物明理以啟

其端戒懼慎獨以踐其實擴而充之以化其氣質之偏由是
出其所學上而輔佐 聖君為萬世開太平之治即効一官
分一職亦必休養涵濡登風俗於淳古此一德泰交唐虞師
濟之盛也漢唐以下烏足道哉

鄭芷畦禮問序

後名禮記集說

張雲章

吳興鄭子芷畦今世博物洽聞之士之尤者也百氏之書無
不究覽著作滿家往者朱竹垞先生數數為予稱道之予得
因竹垞以交於芷畦芷畦嗣是每至吳門則必訪予相遇必
出所纂輯以相考質其或不遇必悵悵焉累月日以予之至
陋芷畦不加鄙夷欲因之有所折衷余惟學者之病勤者多
不能敏敏則不能勤既勤且敏必不能虛其心商榷以求至
當之歸而芷畦兼是三者余於朋儕中誠難遇其人也近年
尤邃經術三禮之書廣集羣儒義疏而進退之其於戴記病
東瀝之陋略勒成一編懷之過余且名其書曰禮問嗟乎芷
畦博綜六籍余見其經目而輒記於心口吟手鈔窮日夜之
力而不息乃不以其學夸詡於人謙謙然若不足至如余者

亦下問及之余不滋有愧乎雖然嘗怪世之交友者習為諛言以相媚悅絕無相規益之道芷畦好問余敢不竭其誠閒誦夫子之告子貢者曰夫禮所以制中也不覺掩卷而思有會於全書之旨而歎曰夫子言詩則以思無邪蔽三百篇若言禮而欲蔽以一言竊謂惟所為制中者近之是何也禮也者不可不及過之亦不可子貢見夫子以師為過商為不及而急問之夫子曰何以為此中者也故夫子告之以禮乎禮如此夫人之材質魯者每患不能企而及敏者每患不能俯而就而余觀乎茲書之衡論合乎中者固過半焉求其有不及者斷斷乎無之而未免有高出乎諸儒之見則不能俯而就者有矣以吾友之高明詎不能照見乎此然而有不自覺者聖人制禮與夫教天下後世之行禮者中庸焉而已矣無

求異之心也非惟不求亦無以異為也故極高明者必道中庸經曲之禮三千三百要其歸不過所以制中以是為吾友進不知以為何如若余之愚將矻矻以老矣尚不知所以勉而企芷畦其未有以教我何哉芷畦將舍余而之京師於其行為序其書而申以問之

書王吉傳後

張雲章

漢書王吉傳言自吉至其孫崇皆好車馬衣服自奉極為鮮明而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按吉吳人今吳下風俗極類此家無錢財畜積而衣服車馬即累千金之子不能過不獨士大夫及貴游子弟為然即庶民之家爭為僭侈其風日熾其俗日貧意當時公卿在位之人若子陽比者必有以倡之因轉相放效以至於此也然自子陽行

此當時已怪之矣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今吳人實乏作金之術而輒縱心奢靡豈可率以爲常不思變計哉予循覽吉傳彼以賢者在位又世名清廉無所求取而罷官家居亦能布衣疏食故後世無議之者其上孝宣章奏亦勸帝明示天下以儉謂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言可謂有旨哉然竊疑既以此規人主而何身之不能節制邪豈其子若孫之寢淫而吉在當時未必如此邪則固之言或未精審也與

乙丑紀災詩序

李必恆

高郵自鼎革後水患之大淮爲最考淮水發源於桐柏釋名曰淮葦也葦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水經注曰淮水逕義陽東過鍾離縣北夏邱縣南又東至徐縣又東盱眙縣東至廣陵淮浦縣會黃河而入海此其故道也前明廢海運復會通河以漕東南之粟乃修歸仁堤大葺高堰障全淮使出清口與河流會藉淮刷黃從雲梯關入海以故運道不梗而淮水亦不至爲害鼎革以來隄防廢壞不修順治十六年己亥歸仁堤決康熙元年壬寅又決泊自周橋開而淮水盡東注矣淮水旣東清口之力遂弱不足汰黃流之淤久之雲梯關故道爲積沙壅阻於是黃水逆入清口奔注洪澤湖淮復挾黃爲害合二水悉停蓄滙萃於高寶諸湖而下流范公堤諸閘

久廢其入海諸港口又皆湮塞其受無涯其歸無所二十年
來七邑乃爲之壑矣乙丑夏淮黃交漲郵城不沒者三版予
宅在城外水深丈餘坐卧小樓者匝月漚漚乎抱爲魚之恐
愁苦中輒賦一詩得八首非祇紀事實以告哀夫治其源宜
修歸仁固高堰殺其流宜開支河濬海口今河臣於沿堤一
帶設立減水諸壩又令每歲增堤土三尺噫於保堤則得矣
如水患何留心民瘼者宜思所變計焉

國朝文錄卷之十四終

國朝文錄卷之十五

序跋類三

明末忠烈紀實序

錢澄之

吾閱歷世變既久嘗以爲史家之君不足深信則庶幾野史
猶有直道存焉今之爲史者大抵取人家傳及郡邑志書爲
據此至不足據者也自喪亂以來死事者多矣然而其死甚
不等有慷慨誓死百折不回而死者有從容自盡旣貸以不
死而必欲死者亦有求生無路不得已而死者若一以家傳
志書爲據豈盡得其實哉則真能死者或反泯滅無傳傳之
亦不能詳且善蓋由其人素無名位而知其事者又不能作
爲文章足以爲之傳也其傳之詳且善者類必其子弟有氣
力能表揚其親而門生賓客多有文筆復爲過情之褒因而

失其實者比比後之史家但據其所傳之文為之紀載毋怪乎實之不傳而傳之者未必實也吾蓋以今之家傳志書而逆知後世之史不足信因以不信前世之史也惟是野史者流其言皆得諸傳聞既無情賄之弊亦無恩怨之私徒率其公直無所忌諱故其言當可信也然其人大抵草茅孤憤之士見聞渺淺又不能深達事體察其情偽有聞悉記往往至於失實集數家之言大有徑庭則野史亦多不足信者若是則古今書籍之所傳遂一不可信乎夫欲信其書必先信其言之所自來與夫傳其言者之人其言之出於道路無心之口足信也言之出於親戚知交有意為表章者不足信也其人生平直諒無所假借者其言足信也輕聽好夸喜以私意是非人者其言不足信也韓退之讀李翰所為張巡傳以不

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為恨及聞張籍述于嵩所言遂據之因詳書巡遠及南霽雲事於傳後已記嵩始末而終以張籍云則以言之所自來與傳其言者之人皆可信也退之不敢作史即此見其慎重史事亦即此可以為後世野史之法矣吾友徐子果亭為忠烈紀實一編蓋得是義焉徐子於先朝死事者自崇禎二年以來廣搜記錄一無避忌其中有此然而彼不然者有一事而彼此互異者或有僅存其名而年月未詳本末不載於是遍詢海內親知灼見之士識其言之足可深信者審之又審然後據實以書猶恐不核也乃彷彿編年之體書某年因某事某死其死之情事歷歷有聞於世者則為小傳以紀之如列傳焉至有傳聞異辭事涉可疑者亦附諸傳後以俟後之人有如于嵩者更出其說以

相訂也其肆力可謂勤用心可謂厚矣夫徐子史官也其才史才也日接四方知名有道之士所見所聞皆史料也而矜慎如此史法也以紀實名編亦惟期其信而已然則異時有修史者取據野史當必以徐子紀實爲定本則庶乎成一代之信史哉

蔡公防河奏疏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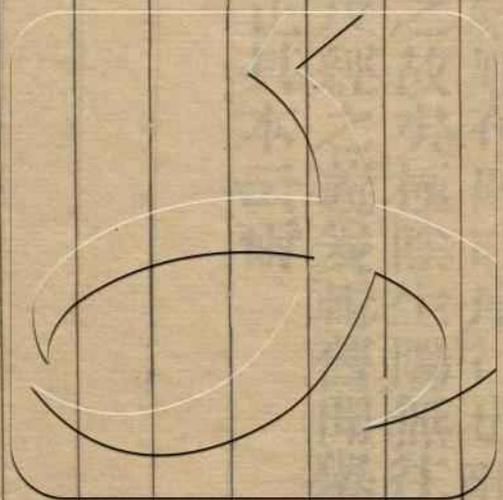
邱維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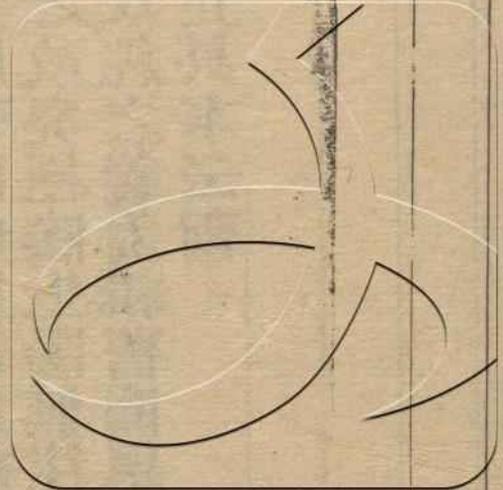
山西巡撫蔡忠襄公遺疏稿一十八篇自崇禎十六年八月至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題其明日新撫檄至期二月初八日代公或遂勸公引故事至境上交代公不可曰新撫至吾亦與死賊矣故自二十八日不復有疏先是逆賊李自成在河南公八月疏以督師將出關勦捕議運糧陝州懷慶芮平垣曲閒贍督師軍自十月初十日疏報初六日賊攻開潼關續又報十一日入陝西十一月二十七日破榆林此公疏所謂五旬之內蹂盡三秦者也而公自言先九月駐防澤州及聞督師兵敗十月初一日繇澤州駐蒲十一月二十四日賊至吉州壺口渡河遂移平水中處十二月守南告急又遂兼程北上其後二月五日賊至圍山西公扼城與敵三晝夜賊

幾去初八日賊乘風霾破城而公死之其屬官從而死者四十有幾人而中軍應時盛大同總兵周遇吉其死尤著蓋國家治安之日久矣自唐虞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洪武元年逐驅元順其十有四年定學校進士之制首用四書五經周張二程邵胡朱蔡之說浸灌萬方使人人心維而口述若斧斤之赴繩墨聲音之依律呂於是二百七十有七年雖治具徒相維以文法士不盡展特達之用然明哲相承無有淫侈恣睢貪戾宮池巡遊神仙兵革刑殺之殃畧被天下吏道不雜上下以紀綱相御至國破君崩曾未少須與淩夷晚近世二十餘年士大夫廉讓之風於是掃地且盡甲申之變其京國省鎮以達荒徼之下雖傭保童稚婦女蚤自分以必死者後十有餘年未之嘗絕嗚呼其可謂之盛也已十六世治安

之澤學校經傳之教熟且專一相沿於耳目入之其人而莫之知也已昔者堯舜禹相維二百餘年而有羿浞之篡其斟灌斟尋靡有鬲有仍有虞尙書皆殘失不可考周及厲王之亂召穆公之烈最著而詩三百篇具存孔子未之有錄何哉豈非召公虎之事在天下萬世凡爲人者之心而已矣甯事於仲尼之錄而知之吾嘗怪三百篇名詩其兩無正一篇頗爲無謂然而今乃知之詩曰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當是時周宗且滅而正大夫離其替御則勞瘁不忍去故其詩因而異其名非凡三百篇之所嘗有吾特不知夫作者之異其名仲尼特存而表之抑仲尼之異其名也邵子曰春秋之功未有大於五霸則桓公爲首於是貫之盟陽穀之會挈齊宋書之固宜然列國皆在必末言江人黃人

兩書而並列之仲尼於此蓋有以見文武成康周公之澤至深且廣惟是誓御之近江黃之逼思咏沐浴終始而不忘其僖公十有二年黃之滅文公四年江之滅貫與陽穀二國蓋已知之而不悔不然者二國亦何所冀幸於周於齊於天下而絕其近楚而爲之故曰貫陽穀之書雨無正之名其義當與江漢崧高而比烈初崇禎元年公奉命督江西學校特令諸生遵讀經書外必能誦洪武閒所頒卧碑又授以王文成公拔本塞源論三年四年再試士至顛是時維屏年十七八心壯無知冀竊一遇公質請所嘗揚挖考論者而不得後從縣遺棄三百餘人中試公錄二人而維屏又不能得於是讀公遺疏見論者以公與王文成公校論竊謂當此之時使有王文成公者豈將求爲召虎而不得使執孔子詩春秋之法論定當世則又在公不在文成也維屏同產兄維藩維垣皆於崇禎四年繇公試始爲生維垣者卽所錄二人之一也亦以維屏之說爲然





序正蒙

本長沙余廷燦存吾文
稟所作王船山先生傳

王夫之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
其始蒙者知之始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
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
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
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之上達而中
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德其成人造其小
子不强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抑古之爲士者秀
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
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
滅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
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

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作易而
 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
 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
 而志於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
 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
 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
 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
 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扶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
 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
 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繇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
 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

徒且岐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
 而彙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峰勿軒
 諸儒逐跡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
 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
 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流
 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人之
 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苟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則為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下
 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
 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閒去來無準惡為贅疣善為弁髦
 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
 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縛無碍之邪說

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

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繇相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為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熾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烏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俚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人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

國朝文錄 卷十五 九
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是故正蒙者匠者之繩
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
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
蒙以是爲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
曰正蒙也

重訂性理大中序

應搗謙

天下之人才至難得也天生萬姓而其中有明睿者出焉此
人之精英也天必不使之豐衣厚食以豢養終其世而已必
從而艱難之成就之蓋人稟陰陽之氣有嗜慾之性不能無
流不能無亢必歷諸艱而其德始固所謂五行以尅相成者
是也君子信其在己者知其在天者不敢棄而褻之兢兢思
所以自成既以體諸己又以推諸物在上則治人在下則教
人行則見諸事藏則傳諸書此君子所以事天而盡己之職
也世或不求其實而欲以著述徽名於後故言愈多而愈離
於道且不得與草木之秀競一時之榮亦可哀已善學者不
然本身徵民而憂世覺人之心貫乎金石因心之誠而時發
焉垂爲訓典在時則如耒耜陶冶之切於用出乎一堂之中

而事功之應極乎天地非苟而已也乃不知者則以君子之
矻矻窮年與好古之士同類而譏之謂語言文字徒紛紜耳
吾人若畏此譏將閉目危坐以道長日任生心害政之言徧
行海內方稱為己之學哉農耕於野官勤於朝商賈廬於市
為士者修身束行不敢荒怠述前謨開來學不問世之知不
知學之傳不傳而天壽不貳此所以事天而盡己之職也又
何恤乎人言性理大全一書永樂開諸儒所輯先儒之格論
余向者不揣曾修叙之顏為大中尚有闕略焉越六年初遷
臨平閒居無事手訂成書以為聖人之道從是以入必可達
也後復二十六年歲有增改庶少遺缺抑予又有懼焉陽明
王氏有言世之學者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
為而徒取辨於言辭之閒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

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旨哉乎其
言之也讀是書者其念天之所以與我而艱難成就之毋徒
能言其略而為陽明氏所痛哉

國策題詞

應撫謙

古樂亡矣其元音猶見於易傳詩書嘗讀左氏傳未嘗不嘆
先王遺澤其雍和肅穆之氣文辭足行遠者猶未亡也至戰
國而禮樂廢矣古音盡矣諷其音而一出剽蕩凌厲之風或
以其人固然亦不足怪然讀孟子之文貞邪雖別其諧聲振
節亦無不然也文之流極升降固以其世哉孟子之言義也
善為兩端國策之言利也亦善為兩端曰如此則利如彼則
害故人之從之也明又曰彼如此則吾利彼如彼則吾亦利
故人之中之也甚夫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而言之不審者

得一遺一也不則辭之累乎義也策之文清剛簡削豈與夫後之彫琢曼辭可同道哉若夫兵事之權數物情之向背後世之變亦略備此矣

跋麗京訓子書及遺象後

應搗謙

麗京陸子高才博學名徧東國觀其少年圖畫攬弓跨馬志馳伊吾之北可不謂雄哉一旦棄妻子投老空門掃迹滅景於人閒而不悔誠有所不得已也讀留札處分家事周匝精詳此非幻視人倫者志士深觀可以慨然見其為人矣

周易說略序

張爾岐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致用則萬聖人欲舉一以示人而一無容示也萬又不可勝窮於是乎卦以象之爻以效之統於六十四析為三百八十四而天下之人皆在其中天下之物皆在其中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靜無不在其中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靜其數不可勝舉矣而舉不出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已具天下人物一切動靜之影似也天下之人物與人物之一切動靜質言之則不可勝窮而擬其影似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畢者質言則專專則滯故愈詳而愈多失擬其影似則略於事而言理略於理而言理之象於是乎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

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則無不得而兼之也必義之
 畫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翼無二致也朱子作本義亦但依
 貼卦辭銷釋凝滯甯為略不為詳者亦曰求不失其為影似
 者而已世之為舉業者遺天下之人而專言一二人遺天下
 之物而專言一二物甚至舉數卦數爻無不屬此一二人一
 二物其言此一二物也近於詳而於天下之人之物
 則荒矣夫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各指一人各
 指一物且不可況舉而屬之乎一二物豈四聖之作易
 專為一二人一二物設哉予自四十讀易時取以授子姪門
 人每病俗說之陋而本義又不易讀乃本其說稍為敷衍名
 曰說略以便童蒙倘讀者因此以得朱子之說復因朱子之
 說以求四聖之說庶幾見聖人設卦繫辭待用於無窮者果
 非質言之所能詳而依其影似隨事擬議以盡變焉將不容
 言之旨亦依稀可睹矣乎

風角書序

張爾岐

昔人論風角書共若干卷余刪其重複為八卷錄而藏之疑
 者或以天地噫氣不涉人事余思董子之言矣天地之間若
 虛而實人嘗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相殺饌也則風
 也者殺饌之至神者也有自天者焉自天者被乎人有自人
 者焉自人者見乎天今夫風之為水為旱為疫為豐年為和
 平千里同軌風所不及則石寒風晨烈百室之邑噫者比屋
 閉關自溫者則石豈非自天者被乎人若乃噓溫吸寒異於
 咫尺一夫病趨風及尋丈數寸之筮踰尺之韞辟暑然火不
 借天工大軍所聚氛埃四溢則賢人禮讓風且穆穆爾介胄

格鬪風且蓬蓬爾皆不足異所感則然也人事之見乎天猶
之天之被乎人而已則謂不涉人事者非也謂人之精氣不
足感天使風至者亦非也司馬太史云冬至日產氣始萌臘
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產氣始萌者天矣日一會
飲食發陽氣者非入乎王充求勝一切而不知其絕人於天
之甚者也今夫人內悲者呵逆風者噎襲寒者嚏咳力倦者
欠伸謂人不足以感天猶謂呵噎嚏咳欠伸之盡出乎人也
說詩者不云乎風者風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係天
人之際亦若此於是書神而明之以審量天地懸揣人事卽
微忽察識何難焉諸如雨露之濡霜雪之凝雷霆之奮擊日
月之暈抱星宿之躔次雲氛想象之輝德形參錯降流蒸發
王者以謹防豫治性情候民物未嘗或遺亦曰自天者吾亦

調之自人者吾亦備之而何獨疑於風占也然則子之遺彼
也何居貴其色者難其辨也貴其度者鮮其學也貴其謹伺
者憚其勤也三者之患於風角知免矣吾姑先其易者若夫
王充之獨歸之天以天占人揚子雲所謂不善占天者也

老子說略序

張爾岐

老子明道德蓋將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趣
矣先儒審辨源流每有論駁至清靜不爭之旨則莫或異議
彼好之者欲以先六經固不可若槩以浮屠神仙之屬等斥
之不已過乎注者紛紛務於新異各以其胸中所有之老子
爲老子非必西周柱下之老子而老子殆將隱矣譬之水淪
茗則苦漬蔗則甘和醯則酸投鹽則鹹雜橘橙薑桂則又橘
橙薑桂謂水味本爾不誣水平今夏偶及是書目力衰甚苦

不能讀細注流覽本文而已讀有未通輒以己意占度稍加
一二言於句讀隙閒遂覺大義犁然回視諸注勿計不能讀
亦已不欲讀矣因自笑曰貧者啜水乃厭酒醴之為煩此豈
可與言天下之備味哉雖然屬饜之餘激喉滌齒亦未必不
有取於斯也因劄錄之曰說略

讀朱子通鑒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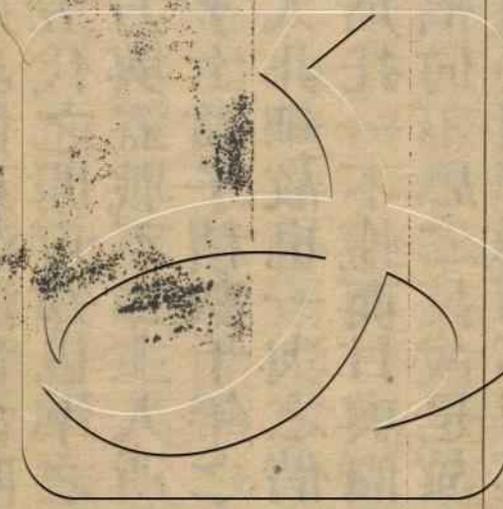
張際岐

正統之論或予或奪莫能畫一至于朱子而其義始定顧子
朱子之兢兢審決而予奪之也其說莫不聞而其微意多置
不講何怪乎紫陽之書散處闖闖而僭臣叛子接踵於世而
不息也閒嘗取綱目讀而繹之其所謂正統者天下混一與
夫嘗混一者之子孫也其所謂非正統者篡賊僭竊與夫仗
義自王而未及成者也嘗混一者之子孫可以絕矣而不忍

絕故周盡於赧而漢終於炎興晉延於元熙唐及於天祐自
王垂成者與夫篡賊僭竊者之專據自雄可以進矣而不忍
遽進故楚之於秦吳魏之於漢宋魏二齊周秦陳夏涼燕梁
之於晉五代之於唐皆終不能得而秦漢晉隋唐亦歷久而
後予之也嗟乎一亭之長予奪不出鄉有土之君予奪不出
國天子予奪及天下予奪之柄至天子而極而欲以匹夫之
微予之奪之至予以所幾失而奪以所僥得何哉誠非匹夫
之事而天之事也何以明其然也今試置一人於周秦之間
而論之曰此為周文武之裔而微甚此為周之牧圉小臣而
強甚而與之戰此一人者不必讀書明義理洽見聞也助秦
乎助周乎又試置一人於漢魏之間而論之曰此漢之跋扈
大臣也拊其主之背而奪之此漢之疏屬子孫也不忍其宗

廟之不血食而圖興復此一人者亦不必讀書知義理治見
聞也助魏乎助蜀乎又試置一人於秦漢漢晉晉隋唐五
代之閒而論之曰與彼乎與此乎苟其人非其父子兄弟與
有所利乎其開者固不能有所偏與矣正與不正有統與無
統塗之人明之此固非強弱之所怵也大小之所形也名實
之說之所亂也高高上帝陟降其心也久矣其所不絕不忍
其絕也其所不進不忍其進也其所絕君子安得而不奪也
其所進君子安得而不予也紛紛勝負於強弱大小之中者
人也而不忍不予不忍不奪斷斷於強弱大小之外者則天
也此子朱子正統之說吾斷以為天之事也或曰僭篡之君
既嘗南面據圖籍臣億兆矣今日奪之不加損嘗混一者之
子孫身失舊物今日予之不加延而後之篡賊偽竊之雄亦

非一人之予奪所得而沮也其兢兢審決而為是說也何居
曰為萬世之臣若子明順逆焉為士君子之欲得君尚仕者
審出處權去就焉得吾所以置周秦蜀魏者後之周秦蜀魏
可知也得吾所以置秦漢漢晉晉隋唐五代之閒者後之
秦漢晉隋唐五代之閒可知也準之以為進退其不詭於正
乎不然主人方與盜戰不知主人所在而操戈往助幾何其
不為盜也嗟乎士君子積數十年之力讀書習事祈為可用
一旦出而依人非細故也一與之偕終身不可悔之事也忠
孝所歸勲名所托一不慎而甘與僭亂之人同簡而書為後
世士君子所惜何不思之甚哉是故士不幸生無統之世欲
出而事君莫良於能擇擇而不得莫良於能退庶幾子朱子
兢兢予奪之意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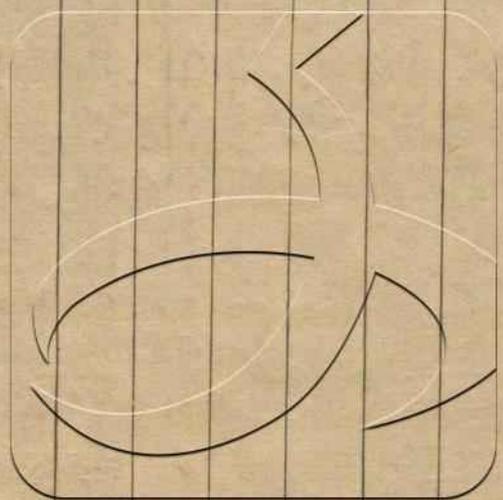
顧殷重西北治田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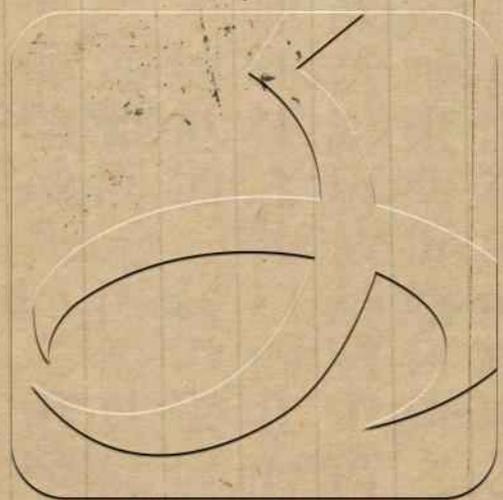
陸世儀

欲豐本者務滋其生欲足國者務廣其利故謀利於一人一
 人窮而謀利之法與之俱窮矣不若謀之人人之為無窮也
 圖利於一方一方盡而圖利之術與之俱盡矣不若圖之天
 下之為無盡也吾友顧子殷重東南之士也顧起而集西北
 治田諸書何益蓋吾與顧子交久且深而有以知顧子不得
 已之深心焉顧子善水利之學甲午乙未間東南病旱澇在
 婁地為尤甚顧子與州守白公謀開朱涇疏婁江浹歲之閒
 兩役並興人不知困東南賴以濟今者東南之困不在旱澇
 有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濟者非呼號將伯之助勢將至於
 不可救乃顧子以為欲救民必先足國國不足民不可得而
 救也欲足國必先治西北之田西北之田不治國不可得而

足也善乎貞明徐氏有言曰中人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
今京畿四輔以及山左近河瀕海之地皆國家附居之田也
顧荒而不治待哺東南近廢可耕之產遠資難繼之餉豈謀
國經久之道哉昔漢唐皆都關中實資沃野之利宋都汴梁
運道四達民無轉輸之苦以西北而仰東南實始於元元立
國不久經畫不周欲通一綫汲汲修治其卒也終受挑濬黃
河之害有明之運雖因元舊然其稅歛皆仍洪武都南之額
蹇夏諸公因循憚改後人因之重增漕費役煩賦重致生盜
賊此皆不知附居常稔之說也夫不知附居常稔之說則不
得不資東南必資東南則民力不得不困民力困而欲求國
計之足雖桑孔復生不可得也然則西北治田之書其可已
乎顧子既集其說又爲之序其言曰墾西北之荒以寬東南

之力節東南之盈以濟西北之縮是書也非徒開西北以救
東南實以建萬世久安之策也是端在西北諸公加之意矣





形勝要略自序

盛敬

嘗聞昔之論形勝者為端本之說則云在德不在險而孟子亦曰地利不如人和儒者宗之遂以形勝為第二義然吾觀古之通都巨鎮大約倚山臨水使戰可以勝守可以固而高城深池不與焉其間豪傑奮起發憤為雄大約得勢則興失勢則亡而強力善戰不與焉絲此言之形勝固不重與唐虞夏商尚矣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不知秦之形勢皆周之形勢也平王東遷捐岐豐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強秦既得周之形勢雖以無道行之遂能雄視諸侯并吞天下項籍燒屠咸陽獨以漢中處劉季而身歸彭城是以險予季也既而相距滎陽成皋閒漢雖屢困不退尺寸據險故耳而遂以滅楚光武中興披圖以定天下而聚米為象馬援計破隗

定策收兵耿弇志平張步來欵阻隴不能窺蜀岑彭既克
荆門虎牙公孫氏即以授首三國鼎立各守巖要而三關互
爭祁山六出鋒力猶相當也逮至姜維撒漢中圍兵而蜀失
所守王濬斷西陵鐵鎖而吳不可支東晉五代險在長江南
北分爭之際魏軍營達瓜步石季龍掠騎直至歷陽石勒寇
豫州至江而返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逞也然而上流統帥屢
犯關廷隋之伐陳也賀若弼渡鎮江楊素克狼尾所至風靡
建康君臣已束手無策唐太宗起晉陽乘勢入關六年之間
迅掃羣雄奠安區宇關中形勝誠所謂阻三面而固守以一
面東制諸侯者也哥舒翰失潼關之守而祿山豕突直逼長
安李光弼擁河陽之師而思明鷓張不及關陝至於吉甫圖
邵縣之險德裕建籌邊之樓而河北受命南詔輸誠靡不因

之五季分爭河淮屢戰石晉割燕代而契丹日強南唐失淮
淝而國勢日促宋都汴梁倚河為固不能死守河北遂至青
城要挾二帝蒙塵高宗屏跡臨安無險可設何怪展轉海濱
身試不測之淵也若吳玠守和尙原扼蜀口之要而兀朮僅
以身免冉璉城釣魚山據全蜀之勢而蒙古身死城隅此特
其錚錚者矣錄此言之險顧不重與今夫山川不易之位也
其險有常陵谷屢遷之勢也其險無常處今日而論天下之
險非身履其地目擊而心籌之則言之不當然以天下之大
亦安能盡履其地而書冊之中類皆原本舊文臆為揣斷又
無當於言然則竟不可問乎居恆涉獵前史見古人之爭城
掠地戰守必力得失興亡決機俄頃不覺喟然曰嗟乎天下
之險盡在是矣用是加意采錄踰年告成上自周秦下迄元

季凡夫四海一統之日羣方割據之時都邑之攻守關津之
堵截保據巖險以制勝設伏深阻以出奇與夫避實搗虛之
術聲東擊西之方無不列之篇端以供觀覽雖云今昔勢殊
然大略可見矣後之有心者得所依據因時審勢而斷之於
心以善用其險則予之采錄正未始非功也雖然制險以得
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覽斯編
者尤有興替存亡之鑒焉

續高士傳自序

盛敬

士君子之立身出與處而已致君澤民得志行道功高鐘鼎
傳世無窮則處不如出崇志節履潔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完淳保真激貪厲濁則出不如處二者未可偏廢也然
有時焉聖明在御賢良彙征出可也世衰道微小來大往不

出可也自古迄今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是以有一往不返者
則處士之所以尚也予常讀易至謙恆二卦矣謙卦之詞以
盈爲戒以謙爲福以尊而光卑不可踰爲君子之終蓋謂身
不必太優志不必太滿才不必太盡名不必太榮不然者天
地神人並嫉之而其後將不可問恆之卦有云恆其德貞則
仁義忠信孝弟廉潔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謂也今夫高
寄之人恬淡爲心不曠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非所謂恆
於其德者耶迹不外見義深自晦川渟而嶽峙玉輝而冰潔
非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耶夫以處士之立心制行如
此依山林而友麋鹿雖曰獨善其身而鄉里化之士類宗之
後世之賢者皆願學之又未嘗不備兼善之用此處者之足
尚較出者爲更甚也予生既晚未能遠求回思四十年閒升

沈變遷榮辱異視其人不可勝屈而陋巷小夫布素優游筋躬訓子儉樸相守食厚無窮益信恆謙之義迷者終敗合者自全不易之理也予故欲盡舉兩晉以來遺逸之君子表而著之庶聞其風猶足以廉頑立懦乎按元晏先生初傳肇堯終魏凡九十餘人今爲續之盡於有明則又得若干人凡十卷傳末各綴數語雖未敢謂有當於古人之心予之淺抱庶有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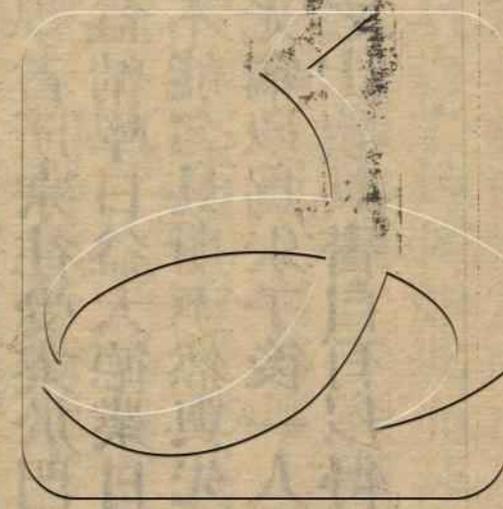
張考夫先生文集序

凌克貞

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倫常事物之閒故踐形卽所以踐性下學卽所以達天知道器之不離則可與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考夫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端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則誤矣蓋心者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心卽理則不可况陽明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所謂心卽理者亦不過師心自用徒廢讀書窮理

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故姚江之學
興則說理全無根據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
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著如此而知者卒寥寥也抑思百餘
年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不識孔孟猖狂自
恣往而不返學術既亂士習益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
淪胥而莫救學術之所關夫豈小哉近日崇正闢邪開有其
人然大率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
多而約禮者寡畢知竭能於時統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
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義莫之領會將朱子惓惓
注釋遺經啟迪後學乃是爲後人時文地步而以修飾言辭
爲干進利祿之資又斯道之憂也惟考夫先生學有本原功
崇實踐守集義養氣之功以致力於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

離動靜無閒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
發爲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而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
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
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
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既歸而肆力於孔孟程
朱之書識日益精學日益大德業日益純仰質先聖今昔一
揆某故無狀不能名其所至然與先生交三十年觀其語默
動靜積厚流光竊以爲朱子後一人遙遙宇宙必有負異挺
特篤實爲己之士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



初刻日知錄自序

顧炎武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抄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閣
 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
 博見之卓其中疎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
 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
 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
 成章不達故昔者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
 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
 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
 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顧炎武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

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失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徃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台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肇域志序

顧炎武

此書是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又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餽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讀宋史陳遘傳

顧炎武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當時羅氏大

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

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

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

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

施行色目寔廣視宜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

伯之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歛怨禍必及子孫

其後葉正則議政治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天下乃可爲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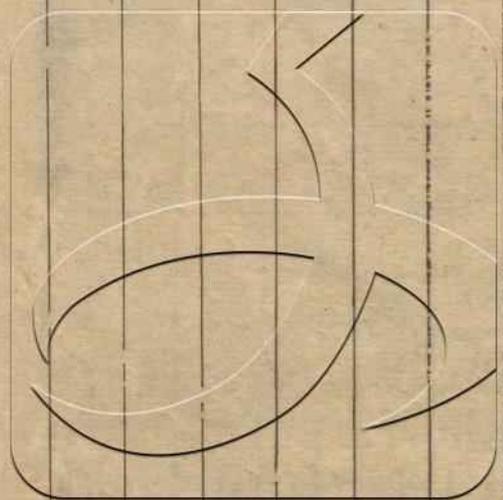
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讎歛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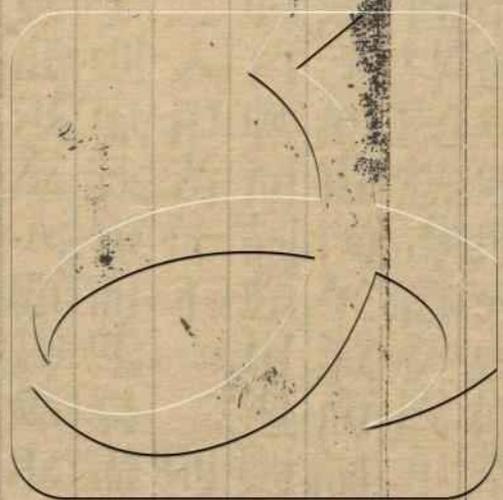
顧頌集自序

吳騏

杜子美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既已自知何以不免於失自知而卒不免於失者質至而文不逮也質不至而文勝者傳不傳俱無係重輕質者性情也忠臣愛君孝子慕親男女相感友朋相信性情膠結而不可暫解稱情而出而至文具焉又或厄於遇阻於讒中心煩寃不知所爲萬不得已而鳴以自見如三百篇與離騷真質文兼至者也古詩三千亦有質不至者如唐棣之篇經夫子刪定十存其一固宜精審矣此外獨推離騷蓋忠愛之性纏綿悱惻不知有得喪不知有榮辱不知有死生惟君父一念耿耿不化質如日月自然光明質如金石自然鏗鏘質如龍螭自然變化一人之才可敵十五國矣杜子美質近屈子而文逸之性情相似而語有

工拙得失相參實由於此余本短才不敢望古人百一年二十餘而遭鼎革竄身無地死喪相繼饑寒困苦無可告語時寄情筆墨以宣其哀怨詩篇初成亦復慰情隔日再覽多不慊意蓋意緒之至如電睽矢激而詞稍覺緩也則不快矣意緒之曲如羊腸百轉而詞頗坦迤則不快矣意緒之多如千絲萬縷而詞之入扣者什不一二則不快矣蓋才思易竭則比興少比興少則風致短而味易盡回誦風騷不勝內愧故削除草稿聽其泯沒友人顧爲錄取成帙出示予雖不能備亦將及其半矣閱之可刪者居六七夫體裁格律之說吾黨最嚴余亦素持此論然亦有可至之境如哀則必哭哭或慟絕樂則必笑笑或絕倒旁觀者譏其過而當境者不自禁也予之詩其離於格律者不少矣友朋惜其散失而欲存之予之文亦何足存殆哀其質也夫





書晦菴題跋後

王宏撰

朱子嘗畱心書畫此題跋三卷言皆中肯不作道學語其跋
 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
 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竹石
 云出於一時滑稽談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閱古今
 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跋與林子中帖云仁人之言不可以
 不廣乃為刻石常平司西齋蓋於東坡三致意焉世獨知朱
 子論學排擊東坡而不知其贊美景仰故如此予固特著之
 古道漸衰流風日下後之講學者獨傳得排擊法耳可勝歎
 哉



菊

古韻補齊謂

千餘年得學

不覆代魚味

之原而鼠以

云出氣一初

之

之

之

